

余慕陶著

翠陽集

序

近幾年來中國底文壇，我們可以說，簡直和目前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狀況一樣，實在是太不景氣了。

算來新興文學在中國的崛起已有十五年的歷史，平心而論自然不能說是沒有留下一點痕迹，但是假使容許我們很客觀地加一番檢討時，那我們怕就不能不自己也要感覺到幾分慚愧。因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本主義的文學，並沒有強固的基

礎，而在開始新興文學的運動時也不能否認是曾經震撼了一時，這在理是應該有些顯著的成績的。然而，事實上却一點不含糊地恰是一個反面。只要我們不是患了誇大狂，只要我們不是閉起眼睛來對自己說夢話，總會承認這是實在情形罷？

這究竟是因了甚麼緣故？——我們應該用自我批判的精神來虛心地問一問自己。

無論客觀的形勢是怎樣的艱難，只要主觀真正能把握到一個中心的思想，即令運動的方式不能有大規模的形成，然而牠必定能很廣大地並且很切實地團結起所有前進的大眾。而那種團結決不是個人間的拉攏和官僚式的僱傭，牠會是在一定的條件下自然地得到前進大眾底不斷的擁護。牠底本身將永遠發揚着勃勃的生氣而不會顯露出一點消沉和乾枯。

就根據這麼一個淺顯的原則，我們可以有權

利來指摘近幾年來新興文學運動的當事者主張底空虛和沒有保持堅定的路線，使得這運動在大眾中竟失掉了牠底活力。

我是這一運動開始時的主要參加者，（雖然現在許多“英雄”在力爭着這個運動的“元勳”，但是歷史事實卻是怎樣也不能被他們無恥的行爲所掩蓋，無論怎樣說，這一運動底有規模的表現總是一九二八年創造社所開始的。）至少有批評這一運動底資格。在當時開始時，牠已經是隱藏了許多機械的，不求充實的傾向。但是儘管那樣，若是能很好的依照開始時的情形作了下去，總還會有些不壞的成績。那便是：儘量地用正確的態度批判所有的文學派別和作家，同時，用寬大的態度幫助一向各個文學團體下的羣衆去瞭解革命的歷史意義和革命與反革命的絕對標準。這其間努力避免庸俗的理論和粗淺的剝切，在不斷地理論爭鬥之下，去和

前進的大衆攜手前行。就照這樣開始的工作堅決地並且切實地作下去時，那現在的新興文學運動一定會有另外的一種局面。但是當時大部分的當事人卻不肯這樣去作，只知道用空洞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口號去作不必要的誇張，同時一面在抄襲日本粗淺的“目的意識”的理論，一面又把兩元論的羅那卡斯基底理論用來作為唯一的理論的標準。這樣混亂，混亂，一直混亂到自己底戰線上來：魯迅，郁達夫，前日纔認為是重要的敵人，並且直到現在還一點沒有改變態度的人物卻去供奉為領導者和同志。就這樣根本取消了批判的工作，以對付個人間的私怨代替了思想的檢討，以匿名造謠或無理的潑罵代替了理論鬥爭。——真的，到現在這運動可以說是完全離開了開始的意義，而運動的集團，簡直是庸俗化，Lumpen化了。

像這樣，不成問題，這一運動再也不能走向羣

衆中去而一天一天地在喪失着牠 Hegemony 的力量。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需要的是甚麼呢？便是需要一種真正的馬克斯主義的文藝理論，嚴格地從新建立起革命文學的批評來。這種革命文學的批評將是一面無情地給所有反動的有產者底文學以猛烈的進攻，一面對於隱身於左翼招牌之下的冒牌的人物給一個公正的審判。這種工作將是征服目前文壇大危機的一種血清。

好，上邊講了許多，我只是爲介紹余慕陶這本文藝批評集。這本書中所收的都是他兩年來所認識的文學理論。雖然這兒內容或者有些還沒有達到十分成熟的地步，但是這種新起的工作卻是不可否認地纔正在開始；無論如何，這本書是站在目前需要的立場上邊的。

不消說在這種工作的前進中會受到許多反對

方面的攻擊，但是，這不要緊，客觀的社會要求我們不能再事沉默。我希望慕陶能不斷去作這種工作。目前中國可以說是還沒有“批評”，這個切要的使命，不能不要人去擔負。對於像日前戴着馬克斯主義的假面而實際在唯心論的圈子中鬼混，一點也不肯多學習的自命批評家之流，應該叫他們再不要胡鬧！

不錯，“朝陽”，牠底前途是光明的。我望慕陶努力！

王獨清

目 次

王序.....	1—6
普羅文學論.....	1—24
新月派的文學.....	25—44
再論普羅文學.....	45—68
民族主義文學.....	69—92
文藝之出路.....	93—126
藝術家與革命家.....	127—134
文學是不是科學.....	135—142
新批評家的要素.....	143—154
介紹波斯頓.....	155—170
覆辛克萊的來信.....	171—184
辛克萊論.....	185—216
王獨清論.....	217—254

普羅文學”論

一

歷史彷彿在重演着！

我們又回復到“五四運動”時的情況了。“五四運動”，在年月的安排上，雖在辛亥的政治運動之後，但牠畢竟是因爲了一九一四年的歐洲的瘋狂的大戰。世界帝國主義者都參加了這一回的大戰，於是，牠們便無暇東顧到我們半殖民地的中國。我們半殖民地的中國，就在世界帝國主義突然

的輕放的這個時期，相當地發展了民族工業如：紗廠，銅鐵廠，造船廠...

“五四運動”分明是半殖民地的我們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思想上的解放運動！這在當時的代表刊物，“新青年”裏所提倡的什麼賽恩斯和德謨克拉西的兩個口號，已經明白證明！

凡思想運動都不能離開這一般的特徵：同時批判“過去”和確定“現在”。“五四運動”，在文學方面，曾一邊在否定當時的古文學，而另一邊却在確定文學革命的路綫！

“五四運動”的一個巨潮終於在這兩種工作之下，分成兩個支流了。“批判過去”的，由否定當時的古文學起，經過整理國故，而終於回頭去和代表這古文學的封建勢力相擁抱了。這是由於這般運動的領袖沒有從他們運動的對象的基礎下手，而確定當時的古文學是代表封建經濟關係的緣故。

但是“確定現在”的，却從文學革命這個目標開始，這在後來產生有“文學研究會”，前期“創造社”，“語絲”。這些都是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的文學團體。這些團體的文學運動——不管有的在提倡西歐的自然主義的作風，有的在闡揚浪漫主義的格調——一直到國民革命的北伐成功的時期止。牠們的努力與任務，終竟送出了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政權。

從一九二八年起，我們的新時代又來了。這個新時代固然是從“創造社”的轉變而表露出來；牠的運動的方式固然和“五四”一樣，同時在“批判過去”和“確定現在”：前者，他們在否定魯迅的一切作品，後者，他們在廣泛介紹馬克思主義；但可惜，他們前者的工作，竟同樣犯上了“五四”時不從對象的基礎着手的毛病。我們現在拿個很淺顯的事實來說，“五四”的運動者是空空的罵林琴南反對

語體文爲沒有道理，而沒有從林罕南是代表中國封建階級的人物出發，確定古文爲代表封建階級的東西；這次，他們的攻擊魯迅，也剛剛是這樣，他們祇會譏誚魯迅爲中國的 Don Quixote（參看一九二八年四月創造社出版的第四期的“文化批判”），而不說明魯迅之所以成爲中國 Don Quixote 的原因，指示出魯迅究竟是屬於那一階層的份子。假如他們在當時能做到這門工作，那他們的運動的意義自然是很大的。正因爲他們本身都沒有明白魯迅究竟是什麼人的緣故，所以，他們便來到前可以進攻，現在也可以合了。他們這一“梁山泊”式的辦法，便等於“五四”時的運動者回頭來和封建勢力相擁抱一樣！

歷史果真是重演了麼？

不，歷史是不會重演的。在後期創“造社”的“確定現在”，即是廣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之

下，却把新時代的新理論基礎樹立起來了。然而這并不是少數天才憑空想出來的，這完全是由於中國的客觀條件所決定出來的。

凡有一種代表新勢力的新思想在社會上流行，代表舊勢力的舊思想必舉全力而對之攻擊。這真無怪乎，他們自從和魯迅聯合之後，便把說革命文學的人，當做是反革命者了。

不怕他們是這樣叫囂着，他們對於這種工作，始終沒有把握到他們這種工作的基礎。我想在不久的將來，即是到了他們的眼睛能看到明天的事體來到了今天時，他們必然又會否定他們過去的努力，好像否定對魯迅的攻擊一樣，翻然悔悟過來，翻然悔悟過來！

二

我們以馬克思主義來做我們的立場的人，凡

分析或解釋某一種社會現象，首先得明瞭這種社會現象的最後決定是什麼，又牠們的發生，成長及蛻變的法則如何；換言之，我們無論分析或說明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首先，我們必然要明瞭這個社會現象的經濟基礎，其次，我們就得從這種社會現象的經濟基礎出發，而確定牠是馬克思主義裏的上層構造呢，抑是下層構造；又假如這個社會現象是屬於上層構造的話，我們也還需再進一步來辯別出牠究屬於上層構造的那一過程，即國家過程呢，抑是文化過程。最後，我們就要毫無疑義的承認任何社會現象的發展過程，都是先經‘正’，而後‘反’，結果是‘合’。‘正’是現象的本體，‘反’是現象的客體。本體和客體同時在漸進着。當本客還在漸進的時候，即是均衡狀態。到了這種均衡狀態是破壞了，現象必然會由漸進而變成爲突變。突變便生出‘合’。‘合’是新的現象，牠是有正和反的因素

的。這便是辯證法，所謂辯證法乃是不斷進化和不斷革命的意思。這一種是馬克思主義裏的必需的要件，缺了那一種或忽略了那一種，那我們的解釋都一定陷於大錯誤特錯誤的地方。已是錯誤了，那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了。

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裏分明告訴過我們，由社會上的那一時期的生產技術生出來的生產力，是形成那時的生產關係，這生產關係就是下層構造；有了這下層構造才產生社會的法制的政治的各種制度，宗教，哲學，藝術等等。這制度與適應這制度的意識形態，便是上層構造，這上層構造雖決定於下層構造，然而下層構造也受上層構造的影響。

又馬克思在他的“哲學之貧困”裏也這樣告訴過我們，勞動階級，在進化的過程中，是想把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變，使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並且沒

有階級與階級的衝突之組合的存在的，在這種組合中沒有真正政權之存在，因為資產階級的政權就是資產階級統治其他階級的武器又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之階級衝突之表現。他接着又在著名的“共產黨宣言”裏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在牠與資產階級鬥爭中，就不得不自己組合起來成爲一個階級；經過了革命以後，這個階級就成爲支配階級了；已成爲支配階級，就得用激烈的手段來剷除舊的生產關係；因剷除舊的生產關係，牠同時也就把階級衝突所以存在的根本條件剷除了；因此，所以他就消滅了一切階級和他自己本階級的支配權。

根據這上面二段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到下面幾點：

1. 馬克思是以辯證法爲研究的方法，這即是說馬克思是以不斷革命論來做他的分析與解釋社會現象的武器。

2. 馬克思主張物質的下層構造是決定一切

精神的上層構造，但這上下層構造也是互相作用的。

3. 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確保牠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的勝利，便不能不有無產階級的過渡期的獨裁，但是這是用來消滅一切階級和消滅無產階級本身的武器。

我們現在就利用這三個原則來解釋本題所要議論的文學問題罷！

文學是個精神的上層構造，是受物質的下層構造所支配的。無產階級因身受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的經濟壓迫，當然產生出反抗這種經濟的壓迫的意識；有這樣的反抗意識，把來表現在文學方面，自然就是革命文學。

一切上層的意識形態都是適應社會的法制的政治的制度，文學已是意識形態之一種，那牠當然就適應這種制度。先有德國的資產階級文學之